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程建华 E-mail:158050557@qq.com
2025年8月7日 星期四

皖河，皖河
任凭我怎么呼喊怎么走近
皖河只在逼仄处，赠予我
流水的光芒。

——摘自安澜《走近皖河》

青青河边草

皖河的河堤长满了树木，竹林，也长满了青草。青草绿茸茸地蔓延，葳蕤得像给大地铺了一层柔和的毛毯，上面常常聚集着花斑蝴蝶，绿茵茵的蚂蚱，张着金色翅膀的蜻蜓和身泛绒毛、胖墩墩的蜜蜂。这时候看皖河两岸青青的草，就是皖河最为明亮和丰饶的事物之一了……荠荠菜、灰灰菜、水蕨菜、马兰头、马齿苋、藜蒿，一株株青草野菜宛如皖河一个个女孩的名字，随便一喊，就有人立马响亮地答应。

“郎对花姐对花，一对对到田埂下。丢下一粒籽，发了一颗芽。么杆子么叶开的什么花？结的什么籽磨的什么粉？做的什么耙”……这是黄梅折子戏《打猪草》里的唱词，它唱的是皖河一双小儿女打猪草的故事：聪明伶俐的一位小女孩在竹林里打猪草，不小心碰断了竹笋，被男孩发现，男孩弄坏了小女孩的竹篮。女孩哭哭啼啼，花枝乱颤，便要求男孩子赔偿。结果男孩子弄清了事情原委，表达歉意与爱情……戏里除了折断的竹笋，女孩的竹篮装满猪草，却没有出现一种猪草的名字，全是花朵的对唱。乡亲们说，这不是疏忽，而是嘴里不轻易说出。因为在皖河，他们打猪草更多的是在说——讨。打猪草虽有打吵的热闹，却没有讨猪草那般轻盈而快乐。这“讨”字是征讨、征伐，却有着个乞讨的意思，这意思里就有皖河人的闲适与优雅，有着乡亲们对母亲河的理解与尊重。只有“讨”才符合皖河低调、谦恭的性格。另外，一旦遇上水灾或者旱灾，贫穷的皖河人还会用上一个词：讨饭。

生在皖河的姐妹必定都讨过猪草。她们讨猪草，左手一只竹篮，右手一把小锄或铲刀，往往三五成群，结伴而行。在河边，她们嘻嘻哈哈，讨猪草的动作优美且圆润，飘逸而曼妙，恍若乡村美丽的舞蹈。从河边讨回猪草，她们将猪草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回家一刀一刀地剁碎，放进猪盆或猪食槽里，成为猪的饲料。乡亲们喜欢养猪，一头大肥猪有时就是一家人的命根子。看着猪快乐地吃猪草，一天天长得

滚瓜溜圆，仿佛就看到日子有了指望……皖河的青草实际上不仅喂肥了猪，也喂壮了牛，甚至喂养了皖河人，比如，春荒的日子，皖河的青草就是乡亲们最好的粮食。生在皖河，哪家没有有过青草充饥呢？尽管他们也有他们的无奈和耻辱。

我也跟姐姐后面讨过野菜。我讨野菜是因为喜欢上了一个女孩，她和姐姐一样美丽漂亮，和姐姐一样心明眼亮。她和姐姐一起讨猪草，总在我看不到猪草的地方讨到猪草。于是她俩走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久而久之，姐姐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有意无意地让我们“讨”到了一起。有一回，我看她挎着满满一菜篮猪草从高高的河堤走来，黑黑的小辫子沾满了黄菜花，心里一动，伸手就摘去她额头上的菜花，她却惊恐得像河堤上的一只小松鼠逃窜了。吓得我呆在原地，傻傻地，一颗心似乎掉进了冰冷的皖河，泪水嗖地爬出了眼窝。霎时，看河滩上的青草朦朦胧胧，天就突然一下子黑了——那时我们不懂爱情，一颗心却异常地敏感，我大声地喊着她的名字，跑到姐姐的身边，我从此一心就想离开皖河。

我离开皖河多年后，一曲“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”的歌曲风靡了皖河……有一年回到皖河，我听到大街小巷都在传唱《青青河边草》，眼见琼瑶小说里青青和小草的爱情故事一幕幕上演，我对皖河的青草便不再熟视无睹。只是其时，我也不无忧伤地发现我少时的玩伴，特别是与我一起讨猪草的女孩纷纷长大，一个个早已出嫁了。我在皖河无邪的童年真正地结束了。

望全盖屋

有些事情在皖河无可理喻。皖河有名的“罾种”望全与儿子住了几年，突然就吵着要回皖河。他说，他不习惯住城里，他要回皖河重新做房盖屋。儿子开始以为他是在说玩笑，还怂恿他回到皖河看看。但一看，望全更加铁了心。对儿子说，皖河两岸现在修得像一个花园，皖河是他的根，他要在那里住到老，住到死。

不光嘴上说，望全也真的有行动。他先是找村里，后来又找乡里，说他要在皖河边盖屋，重新开张以前在河边的“植树饭店”。不过，现在不叫开饭店，而叫办民宿了。村里乡里了解了这些情况，说是在河边盖屋不行，要盖，就在你



月光城 散文

皖河记

徐迅

家早年的宅基地，至于不开民宿，那是你自家的事。

盖屋是皖河人的大事，乡亲们往往倾注全家的心血和劳动。望全一生就盖过三次屋，他知道盖屋是一件大事。

头一次，盖明三暗五的土砖瓦屋。椽子桁条皆树木，且是上好的杉树，上好的杉树只有离皖河很远的大山里才有。他胆大，跋山涉水钻进山，就一根根往家里驮。当时树木管控很严，到处都有木材检查站，有一回树被没收了不算，还关了禁闭。但他还是盖起了屋。第二次是土砖换红砖青瓦屋，旧房的椽子桁条能用上，难买的是红砖。皖河只有一个窑场，他也托人买了回家，盖了镶着明晃晃玻璃窗的红砖瓦屋。

最后一次流行楼房。拆了红砖青瓦，他在皖河不仅率先盖起楼房，还开了个名叫“植树饭店”的饭馆。那些年，他的饭馆是生意通四海，财源达三江，狠狠赚了一笔钱。只是因为治理皖河的需要，上面要求靠近皖河的房屋全都搬出去，他才拆了屋。但其时已是商品房的时代，参加工作的儿子要在城里置业，他把拆迁款给儿子买了房，儿子把他接进了城。

用早年的宅基地就用早年宅基地，他在那娶亲婚配，生儿育女。他的一双儿女也在那里上学、念书，生活的年头最长，那本就是一块风水宝地——有了地，望全就忙碌了起来。儿子开始以为盖屋，要用水泥钢筋，用沙子，但他说不用。他说他不要不接地气的水泥钢筋楼房，他要盖平房。现在椽子桁条容易买，不用肩挑背驮，有钱就有卖的，自家的山上也有。儿子只好依了他。

就这样，望全盖了屋。这样的屋，正屋顶都有一根粗壮的桁条，称“大梁”。它被视为镇屋之梁。皖河人盖屋上梁，指的就是安装这根桁条，场面极为隆重和讲究。上梁时，主家先请地理先生择定吉日良辰，然后摆上鸡鱼肉“三牲”供品祭梁。主祭的木匠师傅酹酒，祭天祭地祭拜八方神灵，再提溜只大红公鸡，一斧头猛地砍断鸡颈，一边将鸡血洒着大梁，一边念着赞词，说是“点光”。大梁上贴满的红纸，写有“上梁大吉”四个大字，两条喻示步步高升的大糕，又用红布或红被面覆盖着。然后点亮上梁灯，木砖两匠扛着梁登梯，一步步往上升，屋主燃放鞭炮。

匠人们边走边唱，唱的

是《上梁歌》：

“一轮红日出东方/照在东家华堂上/今天日吉时又良/主东接我上屋梁/五尺红/梁上挂/斧头红/系斧把/现在就把正梁上/梁上无口/给我主东开梁口/梁口开得深又深/秤称银来斗量金/梁口开得浅又浅/荣华富贵万年/开了东来又开西/子子孙孙穿朝衣……”

匠人们唱着，屋下的亲友们便异口同声地喊：“好！好！”这叫“接口彩”。待大梁安置稳妥，匠人们往下抛撒“梁粑”（粑、糖果糕点、香烟等），边撒又边唱，这一回唱的是《撒粑歌》：

“正二月，百草发芽/三四月，禾苗下种/五六月，禾苗旺盛/七八月，收割上场/磨坊有个李三娘/碾起米来白如雪/磨出粉来白如霜/今日做粑好上梁/自从今日上梁后/荣华富贵万年长……”

大人们抢耙，孩子们也抢。孩子们一边抢还一边“嗨嗨”地唱着吉祥辞。乡亲们说，上梁时，孩子抢耙抢得越多，叫得越响，那家就越是兴旺发达。上梁时，匠人们不仅要一副好口才，嘴里有几套祭梁、上梁到赞梁的吉祥话，还要会抖机灵，一旦遇到意外，能随机应变地编几句好话。要是上梁时，不慎让风吹灭了梁灯，匠人立马就唱：

“贵府堂上一盏灯，一盏红灯两样用，方才照出金银宝，现在变成聚宝盆，万宝归仓笑吟吟”……

直唱得房主破涕为笑，欢天喜地才算了事。

在新屋上梁的那天，望全家燃了鞭炮，又喝了酒。喝了酒，他就高兴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说：儿子，儿子，城里房屋没有大梁，没有梁的房屋还叫屋吗？你看，他们唱的《上梁歌》几好听，几好听！……望了望望全，儿子笑了。儿子笑父亲的新屋虽架了梁，但地上贴了地砖，铺了木地板，屋里还有卫生间，一切与城里房屋没什么两样。

附记：20世纪末，曾写过一组《皖河散记》。那时我对皖河的认识也许有些片面和肤浅，但我也深深地知道这条流向长江的河，就是父老乡亲们的生命之河。乙巳年回故乡，决定再走皖河。于是求助朋友，朋友给我提供了路线图和资料，特别是作家何诚斌、孙大顺等还特地安排了一次“戏河”之游。这里一并表示感谢。